



通俗小叢書

从15畝到1万畝

龚正发口述 張云华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

从15畝到1万畝

龚正发口述 張云华記

韋 宣 繪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frac{1}{36}$ 开· $\frac{13}{18}$ 印張·11,000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6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 T 7106·216

定 价: (5) 0.07 元



我們乡是个大山区，在谷城县的西南角，和南漳、保康接界，山大山高气候寒冷。全乡1027戶5147人，耕地面积3152亩，其中水田只16.7亩，每人平均3毫田，历年来全靠在悬崖陡壁上，开荒輪种为生。广种薄收，农民生活很苦，頓頓吃的苞谷糝、南瓜飯，吃一頓大米象过年一样。农民常說的“想吃大米飯，除非挑担炭（意思就是到外面卖炭好上館子吃一頓），这是对这种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山穷产量低，每年我們要从平原調进4万斤粮供应缺粮戶，因此群众丧气的說：“黑暗政府吃紅薯湯，解放以后又吃供应粮，什么时候能够变个样，生产大米卖余粮。”这充分說明了群众对增产粮食，改变低产面貌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在群众殷切的期望下，答复群众的要求，改变低产面貌，就不得不成为我們考虑問題的中心。怎么办呢？开荒吧？1956年倒也开了2000多亩，但产

量仍是很低，增施肥料吧？山大坡陡，肥料追不上去；发展多种經營倒好，但它不能当粮食吃，又不符合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的方針。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主意，副書記急得没有办法只說：“这还不如回我們的揚村，”我也丧气的說：“这样 还不如回我的茨河吃个大米飯怪对。”但仔細一想，又清楚的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不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也对不起党对自己的培养，想来想去沒有决心摘掉“供应乡”和“低产”这个帽子。

(一)

1957年9月，县里开乡支部書記会議，討論大修水利大改水田的时候，县委要求各乡因地制宜的作出改田规划，我考虑了半天，一口报了1958年改田15亩的规划。心想：这回可搶了个先进，祖宗三代才制了16.7亩水田，我們一年就改15亩，可該是大大的跃进了吧？！越想越高兴，心滿意足的也就睡了。第二天清早，我正坐在县委办公室門前石凳子上对着初升的太阳理想着美好的未来。沈書記来了。坐定后，就和我拉扯起来：“老龔！改15亩田少

不少？”我一楞，感到問得太奇怪，但立即又理直气壮的說：“不少！可不少！人老几代才改了16亩田，我們一年就搞15亩，还能算不跃进？而且我們这里地少又没有水，山高气冷，也不长稻谷，改那多有什么用呢？”沈書記說：“如今是新时代了，可不能再用老尺子量，那样会落后的，象你們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地盘，为什么不能再多改一点呢？”尽管沈書記那么苦口婆心的和我講，我的思想却一直横着“15亩不少”，后来他看到我思想还没轉过弯来，便說了声：“好吧！你回去了把乡里的地理情



沈書記：“老龔！改15亩田少不少？”

况很好地熟悉一下，多請教些老农，多听取群众的意見……。”这时我的思想抵触得很厉害，改15亩嫌少了，要我們改多少呢？一路走一路和赵灣的涂書記攀談着：“涂書記你們乡这次规划的改田是多少哇？”他說：“50亩。”一听50亩，我就更感到自己的15亩不簡單了，接过嘴来就說：“你們那里还不好改？地勢好，山低水又多，尽是阳坡，我要生在你們那里，改一百亩也不成問題。”似乎自己比別人还要先进。

太阳偏西时，已到了我們乡的毛納湖，离乡政府还掉十来里路了。这里群爱社的社員們正在挖地种麦子，和他們打了个招呼后順便就坐了下来。队长乐国发就問我：“龔書記这次开会又有什么新精神？”我說：“改田哪！你們愿意不愿意？”他們一致回答說，改田吃大米那可好。接着我就問他們这里过去改过田沒有，队长乐国发說：“往年我們总是跑到南漳、赵灣等地撿几把秧回来栽，这如今入社了，也沒人搞了”。由于保守思想在作怪，对这个队长說的話很怀疑：往年是搞試驗，一回只栽得几把，收到谷沒收到谷还成問題，反正我們这高山改田收谷是困难的。

到家后，天已黑定。我想管他行不行，明天召开个干部会討論討論再說。第二天乡干部、社主任都来了，我把县委要求大修水利大改水田的精神一傳達，大家都說改田好，可以試一試。但一旦叫各社报规划时，这个报几分，那个报几亩，群爱社馬主任說：“改是能改，我們准备改个六、七分。”全乡12个社报的結果，只改7亩田。与我在县报的15亩相比，簡直是王老二打疙瘩——还差大半背簍。主任們一听说我在县报的是15亩，都翻多大个眼睛把我望着，感到任务太大，无法完成。怎么办呢？15亩已落在登記表上了。就这县里还嫌少了，15亩完不成不更要受批評嗎？但又沒有主意來說服他們，最后只有叫“大家回去考虑考虑”把会散了。

會議是結束了，我的心却象压上了千斤重的大石头，坐立不安。悶得实在太很，我就跑到对門李五爷那里去打听“消息”。“李五爷！今年我們这里能改田不能改呀？”“改是能改，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对門的董家灣都是一畝畝的水田，在假偉明他們塘下，是有名的水田坪，可恨民国二十四年漲大水，龙王爷发了脾气，把这些田都收回去了……。”听李五爷这一

說，心里算有了一点底。为了完成15亩改田任务，只好遵照沈書記所說的到处跑一跑，熟悉下地理情况。第二天吃过早飯，我就来到了董家灣（是我們乡的群峰社），找了五、六个老头座談了一下，都說这里过去曾有过水田，队长王廂書說：“我們这里往年是长的好稻谷呀！这門前的二亩地过去每年都要收八、九上十石稻谷，最好的年成还收了12石。”座談的結果，光这个董家灣就能改10亩田。肖家坪的普光二社是我們乡比較平坦的地方，一定能改更多的田罗！于是我便順董家灣往下走，到普光二社。路上正遇着这个社的社員們放工回家，我就問他們：这里是不是能改田。計工員陈朝江打趣地說：“改是能改，改的田，保証你一个人还吃不完。”“那么，你們这里那些地方能改田呢？”他說：“那可多，董家坪、高山坪、肖家坪、姚灣……都可以改，不过就怕不收谷，有的地方山太高了，半天就晒不到一点太阳。”这一說，我的兴趣来了，晚上吃飯时我就很好地和他們在一起扯了一下。他們告訴我說：“姚坪上面有个馬槽，有水桶粗一股水，修一条渠把水抬到高山坪就可以改几十亩田。按照他們說的，我在心里默算

了一下，光普光二社就可以改田30亩。15亩规划找到了落脚根，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掉了。

改田面积有了，馬槽的水又如何能运用起来呢？是挖一条渠，还是用驳岸垒一条渠？在思想上决定不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亲临现场观察一下。

第二天与这个社的主任商量了一下，我们就组织了7个人到馬槽去看渠线，顺便把改田的块头也看了一眼。实看的结果，决定在馬槽修一条渠，下面再挖一口堰，全社改150亩田也不成问题。这一看心里更畅快了，县里可不说我保守了吧！社员们看到我比过去高兴些，故意打趣说：“龔書記今天有什么喜事，这么高兴，有说有笑……。”

这个社一看，我的改田劲头来了。决定再到别社、也去走一朝。正当这时接到区委通知说县里要开乡支部书记会，要我赶快回去把规划搞好。走到摩天。凸碰到区委周书记，我高高兴兴地把情况向他一汇报，猜准他一定要大加表扬，不料他却什么也没说，有只说了句：“凡事得深入群众，群众是智慧的源泉，离开了群众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弄得我心里好不舒服。

(二)

10月初，我又参加了县委在盛坑鎮召开的水利會議。到的那天下午，县委們正在一起商量工作，宣傳部彭部长一看到我就开玩笑地說：“15亩来了。”弄得我怪不好受的，忙解釋說：“这回增加了，比15亩还要翻几翻呢！”說了以后就到一边找了个地点住下了。一切都安置妥当了，滿有信心的等明天开会时用新规划的650亩回答上級，于是便兴致勃勃地跑上街去准备看戏。这时天已快黑定了，剛进前街就碰到了古乐的王秀成書記，一見面他就問我：“咋样？县里分配的改田指标你看到了沒有？今年要改水田，大修水利，要我們克服保守思想搞大跃进。”我說：“我們这次跃进了……。”他也不顧听我的，接着又說：“五年計劃任务分了，你們乡每年都要完成改田1800亩，最后一年还要完成2400亩。”这一說我就急了，戏也沒心看了，帶諷刺的便說了一句：“水利局大概都不是我們谷城县的人吧？三道岭乡的摩天凸那大的山，他就不知道……。”說着我就急忙轉回了宿舍，急得出了一身汗，想去想来，沒那

多田可改，沒水可灌，埋怨县里太官僚，內心里牢騷着說：“再高潮也高不到这狠，害得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这叫怎么搞法呢？！”深夜12点了，看戏的都回来了，个个說得熱鬧鬧的，我也沒心听，睡在那里把县水利局給各乡分配的改田指标看一看，哼一哼，放下去又拿起来，左思右想1800亩任务完不成。越想越不通，“平原好改，山里怎么改得了那多呢？不会栽秧，又費工，看到是个增产事，实际是个减产的事。心想如果这次真叫我完成改田1800亩的任务，干脆行李一卷，回去“攻”我的石膏洞，当个积极分子算了，在工作中我一定討論先发言，任务先完成，那該多好！……。

这一次开会的形式变了，先参观后开会。当我们



听到每年要改水田1800亩的消息以后，回到宿舍，急得出了一身汗。

去百万富翁社参观大修水利、大改水田增产的奇迹时，沈書記同我講了一路的改田好处，并囑咐我去了以后好好看，認真体会人家敢想、敢作的偉大气魄。的确这个社工程艰巨的很，所有的渠都是在山上用石头垒起来的，潺潺的流水，順渠一直流到田里去，十分爱人，来看的人都很感动，一致称贊这是偉大的創举，在这百感交集的情况下，也引起了我一番心思：人家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人家就能想出这种惊人的办法改水田呢？这时一股热勁冲得我恨不得馬上就把三道岭乡改成一畝畝的活水田，但又一想：高山毕竟是高山，三道岭乡与他百万富翁社总有千差万別。想去想来，规划还是得修改一下，太多了改不了，太少了不象話，最后确定的結果是改田1500亩。晚上討論时，仔細一听，別乡一个社的规划比我們还多，心里感到很納悶，說少了受批評，报多了办不到也是不行，特別难为情的是中午吃飯听到席上的一位同志問我，那次规划15亩的是那一个，煩得我心里象小刀絞，又不好答复得，連忙把半碗飯扒完回到寢室里了。想到山穷真丢人……。

大家都吃完飯了，县委沈書記召集我們栗谷区

的几个乡开会，要我們認真考虑一下自己的规划，为什么同是山区，子金乡能多改田，我們就不能多改田，是不是“馬达”坏了（指思想）？当时我就一股勁的抵触，背地里就对区委周書記說：要我們蹣子金乡那可是难上加难，他們那虽也是山，地可比我們平些，叫我到那地方，不說3 000亩，5 000亩我就敢报。沈書記說我們馬达坏了，就是馬达开得再足，我們三道岭也只能改田2 000亩，再加一亩我就沒有办法……。

會議结束后，沈書記作总结报告时，又把我們栗谷区提出来批評了一下，并宣布了栗谷区这次的规划不算定案，要我們回去好好考虑。“我的天哪！真不知多少才算数，我們已超过县水利局的规划了，还說少了，你們这些首长同志們哪！簡直不体贴一下我們山区的苦处，山那么大、石头那样硬，咋法挖得动呢？！这回2 000亩还說少了，秋后干脆回家。

（三）

話是这样說，2 000亩任务可得要完成。會議結

束回去以后，就赶快一方面通知开会，組織改田高潮；另一方面又指派乡长連夜动員了30个人到毛納湖群爱社先改几个試驗田，結果，30个人改了一天還沒得个田样子，个个都吵着不行，急得我头上的汗直往下滴，这一点搞不好，2 000亩任务如何能完成呢？用了半天的死勁一无所得，后来还是想到县委提出的隨灣就灣，改小田比改大田省工的意見，才从苦悶中解救出来，乘社員們去吃飯的时候，我約了几个干部亲自作改小田的試驗，先划田型，后用鉄銚挖，一頓飯的时候，我們七、八个人就做出了一个田样子，社員来了很惊奇，問我們为什么改得这么快，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就把隨灣就灣改田的好处向大家一講，个个都拍手贊成。第二天便組織了全乡25个乡、社干部到这里来参观。老农王明义說：毛納湖这高能改田，我們普光二社也能改。通过参观，就地討論改田规划，普光二社一社就报改田1 200亩，显然，全乡改田2 000亩的规划又太少了。經過大家討論，不得不第五次将全乡规划扩大到3 223亩。問題来了，群爱社是个47戶的小社，又是大山，一下分了300亩的改田任务，乡干部們都不愿去这个社工

作，只好又是我和鄒乡长兩人到这摩天凸頂上的群爱社作重点。他們說：書記、乡长到那里把改田大旗一豎，全乡就有办法了。于是我和鄒乡长就把行李搬到群爱社落戶了。一面宣傳改田好处，一面和社主任、老农一起到处找水改田，忙了好几天，大部分群众都很欢迎，但有的人却反应：“你們的心倒好，可是我們这里山这么高，咋能改水田长稻谷呢？”看来，群众对改田能否收谷，是有顧虑的，咋办呢？記起了在一次乡支部会上，党员王荣昌所講的二队82岁的潘吉千老汉收谷的故事。这就給我們发动群众找了一个好窍门，增添了新的内容。当时和社主任一商量，第二天就叫各队派代表到潘吉千家里开会。我們去了一說明发动群众改田的来意，老头高兴的很，点头躬腰非常欢迎。他說：“事情是这样的，那是我18岁时給罗家地主赶驢子，在么儿坪撿了6把秧栽在毛納湖，收了9升谷，我沒舍得吃，留着給小娃子打食或做单方用。”說着就把陈谷抓出来給大家看。接着他又說：“过去給地主种地不能改，現在有共产党領導，只要我們下决心就能改田收谷。你們大胆的改吧！一定能收谷，不是我这老头岁数来

了，也应当去改田……。”活生生的事实，有誰不信？社主任桂世烈當場宣布了1958年改田600畝的規劃，并算了一筆賬：每畝只打平均收300斤谷，400畝就要收12萬斤，全社每戶平均3000斤，這該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啊！同時也算了省工賬，他說：改田400畝可頂50石稞地，種1石稞的地需用120個工，只能收



潘吉千說：“……我18歲時給羅家地主趕驢子，在么兒坪撿了6把秧栽在毛納湖，收了9升谷；我沒舍得吃，留着給小娃子打食或做單方用。”說着就把陳谷抓出來給大家看。

4 000斤粮食，每个劳动日平均才合6.6斤，而改田后，每亩只需12个工，能收300斤粮食，每个工平均25斤。他这一算不打紧，使大家認識到旱地改水田确实是增产省工的好窍门。干部們回去后都連夜串联发动群众。第二天改田都行动起来了，到晚上群爱社新改的田就有几块已灌了水。从此，在摩天凸能改田，能栽秧、能收谷的消息就象春风一样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鼓舞了大家的积极性。个个都是不分昼夜的干着，并高唱着山歌：

大山小山山連山，
山凸山凹都改田，
战胜寒风和冰雪，
定把秧苗插上山。

不几天的時間，群爱社就改了150亩新田。去县参观社会主义教育展覽的人回来时就找不到路了，山頂上出現了一遍嶄新的田畝，群众的情緒越来越高。全乡规划3 200亩，这时已改了2 000亩，完成計劃的70%。年內还有这長時間，改完田还去做什么呢？看看群众的勁头那么高，乘休息時間我就默默的算了一个賬，現在是农历10月初10，年內还有70天，